

四庫全書

集部

篁墩文集卷十二

明 程敏政 撰

辨

辨祁譜世次自周泰迄五代了無一闕可疑

按饒之景德鎮有宋都官程公名祁者嘗撰程氏世譜三十卷起得姓之初而終於五季其間系次分合履歴詳簡最號精密蓋自宋以來凡程氏之有譜者必以此為按本之者進以為是不本之者斥以為非其說之得

行於一宗如此敏政每閲之亦歎其有功程氏而獨疑其自晉以上抵於周末事不見於經史何所稽憑而能歴歴著之使其昭穆分明了無遺闕一至是哉然又疑魏晉以來用門地取人凡大家巨室必有譜牒副在官府而祁生汴宋之時恐及見之不可知也近歳以來欲重訂本宗一房因徧考舊譜旁証他書而後知祁譜之果可疑也何哉以其所書河南房一泒而因有以盡發其偽也祁稱據林寶元和姓纂謂陳亡忠壯公子孫徙

中山五世孫大辨為六合令雖云五世祖忠壯而不知其所從出敏政考之文苑英華得李邕所為程長史碑其載五世祖重安侯嚮正忠壯之孫而嚮生育育生皆皆生弘弘生大辨具有履歷最後又得陳留譜證之相同其書皆出汴宋而祁不之見乃於其所著譜謂嚮生二子翻詡翻生三子公順公頔公頵詡生二子公顥公顯反稱大辨不知其所從出以是知祁譜之可疑者當不止此盖祁自負博極羣書蒐獵纂集以成此譜而不

知簡册所載固有出其見聞之外者若邕碑是已程以國氏始於休父世望安定而嬰公事趙家邯鄲再望廣平此固程之所自出者也故今定著此譜仍系二公於首以重水木本原之思凡祁譜所述世次出於周秦之間者皆不敢具載以明此譜之可信然祁自序有云倘宗人與我同志或嗣有所見或别有藏書與今譜不同者願以見教尚庶幾改之則其本心亦豈不有望於後之人也哉

辨祁譜稱漢歷簡侯黑至晉新安太守元譚世

次太遠紀述太詳可疑

按祁譜謂嬰十一世至漢歷簡侯黑黑傳二十世至新安太守元譚中間無一人一事見於傳記今不敢從然簡侯實趙人則其先當出於嬰公故今止據漢書年表世系附嬰公之後

辨祁譜不知程氏初遷江南出吳都亭侯普之後誤據元和姓纂以為出魏安鄉侯昱歐陽

文忠公碑銘亦從其誤

按林寶姓纂謂唐世程之望分為七而廣平中山濟陽三族皆祖魏安鄉侯昱於是都官祁據之以作世譜曰中山之程出於新安太守元譚實安鄉侯之裔當晉東渡自河北來守新安遂家焉而太守十三世孫是為忠壯公靈洗於是歐陽公又據之以作冀國公碑銘曰程分為七三祖安鄉廣平中山以暨濟陽中山之程出自靈洗實昱裔孫仕於陳季兩說既出凡程氏之有譜者

無不宗之敏政竊誦之而有所疑焉李邕所作程長史碑其世次甚明而祁不之見乃妄有所述則等而上之謂元譚之果出於昱其敢以為據乎後得陳留程氏舊譜其說曰唐世程之望分為七而廣平中山祖吳都亭侯普濟陽祖魏安鄉侯昱分南北兩宗乃知姓纂漏書吳都亭侯普五字由是後人襲舛承訛謂三族皆祖安鄉蓋由歐陽公與祁為林寶所誤而後人又為二公所誤也陳留譜所書遠有端緒而祁又不之見其自叙絽

聖年中求陳留之譜而不得且云無由論定以待異時則宜其所譜之疏脫視竇為甚也陳留譜謂普從孫堅東渡江歷事孫權為盪寇將軍賜居建康為南宗之祖晉元帝東渡自建康即位而普之玄孫元譚仕為新安太守始居新安盖程氏之徙江南始於普而居新安者始於元譚非元譚始自河朔徙江南也會里文簡公大昌為譜序曰自晉以前程氏未有越江而南者居江南其始於東晉元譚公乎噫會里公最號博洽為朱子所

禮重者尚為此說則餘譜之不能有所是正又何責焉

辨祁譜書新安太守元譚以下世次絶與陳留

譜不同及書忠壯公二十二子可疑

祁譜元譚子超生馮馮子豐生景秀景秀子元政

生寶雲寶雲子法曉生隱儁隱儁子道樂生次茂

次茂子詧生寶惠寶惠生靈洗五子靈洗生文季

二十二子文季生子嚮子嚮生詡詡子公顥生絢

絢子南金生元諫元諫子季隨生繹繹子昔範生

行褒

按祁譜謂忠壯五世孫大辨居中山不知其所從出敏政既得李邕碑訂之其居新安者自元譚生長民長民生相韶韶生元政元政生道惠道惠生天祚法度天祚生超法度生扞宗景遂超生邕之邕之生修修生次茂次茂生晉晉生寶惠寶惠生忠壯凡十二世又自忠壯五世至皆富二公分南北二宗皆仕隋為涿郡主簿生弘弘生大辨為北宗富生炫炫子南金生諫諫四世生

行褒為南宗敏政又得陳留譜訂之如右考之宋齊書
元譚四世孫道惠二子三孫當宋子業之亂悉佐晉安
王子勛起兵其名雜見紀傳中而祁乃止書天祚一人
餘皆列諸外譜又稱忠壯兄弟五人子二十二人亦皆
與陳留譜不合考南史傳凡當時將相大臣三子五子
無問顯晦多書而忠壯二十二子至有尚主者反不以
書載考之祁譜二十二子無後及外徙者過半獨嚮一
房居故鄉則亦必無之理也史稱文季死於周詔以其

子嚮襲封蓋謂文季之子名嚮也而祁乃謂其名為子嚮益可占其人之不審焉敏政最後又得二說其一洪武長史通公所編績溪坊市譜跋云家藏舊譜稱嚮生一子失名其曾孫曰行褒與諸譜不同其一元儒方氏玄成跋程氏譜亦云婺源譜稱元譚十三世生忠壯公績溪譜稱元譚九世生忠壯公其不同又如此則知祁譜之後固自有覺其非而闕之者矣惜其未見李邕碑及陳留譜故無從訂之爾

祁譜又以炫為絢謂絢有弟綸南金有二子元皓元諫皆與陳留譜不合唐登科記止作程諫亦無所謂元諫唐試進士蓂莢賦刻諫公之文尚存又謂繹生二子昔範西範比陳留譜多一人葢昔西二字聲相近而誤也

辨祁譜不知元皓與皓為一人誤分滄州中山為二房及謬增荊杞一人為河南房祖

按祁譜以忠壯七世孫元皓生日華為滄州祖而誤以

大辨生文英文英生皓皓生荆杞為中山祖且云伊川宗譜一卷宜上附之意以伊川六世祖秀為荆杞之子也敏政每閲之頗疑元皓與皓本一人何哉姓纂謂大辨居中山而唐書本傳稱日華定州安喜人世鎮滄景定州即古中山也日華父子獨仕於滄耳祁乃盡其族而歸之滄非人情矣後於趙明誠金石續録得唐韓義賔定州别駕程君墓誌及陳留譜考之則皓生日華日華生懷直懷直生執恭執恭生世庯世庯生巖巖生秀

皓與元皓果一人而猶有可疑者唐書本傳元皓嘗受安史偽署為定州刺史李邕碑稱皓廣宗人發身文學惟此為不同耳既又考唐代宗德宗實録始復得其所以誤者實録於日華傳下曰日華廣宗人父皓為定州刺史始居安喜而史朝義傳下曰朝義既死其偽定州刺史程元勝等皆舉其地以降乃知作史者不審但見定州有兩程刺史遂以元勝之事附之而又易其名為元皓也所猶幸者新舊史於日華傳中俱曰元皓於朝

義傳中俱曰元勝間見互出可從而為尋疑勘誤之地使其改而從一則豈可以復正哉祁不能訂史之失乃謂皓生一子荆杷更出一疑以誤後人今定著以邕碑唐史及韓誌陳留譜為據夫然後百年之疑一日而決又考之宋季有續譜者以姓纂稱大辨不知其所從出而祁譜忠壯公十四世孫有粹實英秀四人遂以伊川之派附此秀下則又愈遠而愈失之者也

辨祁譜行褒以上世系訛舛當正行褒以下世

系明白當從及祁續譜所載者諸房多不之

見或誤加增損亦畧辨之

按祁譜之所失其最甚者在於偽作行褒以上祖名以相聯綴若其所譜行褒以下六世支分派衍則又最為明白當從之者葢祁生汴宋去五代時未遠而其所譜行褒六世孫承宇行三十餘房則皆當時見聞相及住居相邇慶弔相通者也其附載承議公之言曰諸房子孫並請以承宇冠於名上置籍注之以辨少長而祁别

有續譜二十卷大抵皆三十房之後江南諸程多出於此然以數經兵燹之餘人或莫見之而近世諸程之譜意出於宋季元初之人餖飣為之彼固不虞祁之有續譜也則或脫其世或增其名用求合於祁之前譜舛戾紛紜莫可究極而三十房者反無一人承其後焉所失較祁益又甚矣今訂本宗譜而不能偏及各房因隨所見畧志之以俟續書

祁譜昔範三子秉彝匡柔行褒匡柔二子適造行

褒四子諒幹纂翰宋南溪房達可印本譜行褒生
適適生吾吾生諒諒生鳳鳳生纂諸譜或同或異
或疑適諒皆犯近祖之諱殊不考適即匡柔之子
祁續譜亦明書適生吾吾生凉凉二子長鳳次鸞
鸞二子長杭次榮後人不見祁續譜誤以適置行
褒之下又不考涼與澐洶為伯叔兄弟名皆從水
旁而輒改為諒也達可譜又稱纂五子瓊璠琢琮
璊琮為鳳凰瀘口南溪三房祖考祁譜纂止四子

無琮字諸譜並稱幹公位下渥生琮會通譜又嘗辨定然祁譜載渥南唐元宗初進士達可譜載勵唐僖宗時進士豈有孫先中祖舉八十年者考印本譜旁注云一本鳳生偉偉生琮併志之以備參考則當時固嘗存疑於此而不及正耳今從而訂之固先正之意也琮即唐忠臣宗楚之誤辨見後

祁譜珍生八子洎沚渾澤澐湘洵汾續譜亦如之諸房譜或謂九子或謂十子增減不一其大約則

多濬清渝漄四字考祁續譜漄自出幹祖派原公下其餘三字則皆疑傳冩之誤如環溪譜渾下注云一作渝會里譜澤下注云一作清宜振録則明以洎作濬葢皆字畫相近而易於舛也

宋南溪房印本舊譜適三世生鸞鸞生二子長秔次滎秔滎字後來翻刻偶爾糢糊由是後人或以秔為秠為秬或以滎為瑩或并三字悉置鸞下皆非也桃梅譜又以為行褢生四子幹纂翰秔或徑

以為適生杭悉與祁譜不合當從印本舊譜祁譜盈生一子從讜遷湖南諸譜並同別譜乃謂盈有次子從發為率口泒考祁續譜渾生郇郇生從發後人誤以墨絲聯於盈下也
會里文簡公大昌修譜自五世祖文新始考祁續譜澤早卒弟澐擇族人子番為之後始居會里曾孫立生四公即文新之父也文簡五世孫天經編慶源録謂家藏元豐支書載始遷會里祖至第七

世文新墓經理四至具存與紹興官印支書並同
但缺名字行第然則始遷祖即澤公無疑惜當時
未見祁續譜耳會里裔孫明遠譜序云文簡公時
元豐支書匿於長孫之才房下故公弗之見近天
經得而補之可以釋公遺憾矣然非登載明白而
主信於數世以上之遺籍初何敢空言駕說犯先
世之嚴誡哉此言是矣所惜者誤以澤為清則猶
未免有察焉弗精之病耳

祁譜澐下不載所生各派譜或謂澐生一子仲繁為祁門浮梁祖或謂澐生四子亮蕪褱季為休寧汊口祖或謂澐生二子仲節南節為休寧古城陪郭祖考祁續譜澐生三子長仲繁將兵戍祁門嚴湖諸處次仲節南節將兵戍歙南古城及休寧仲繁生二子熺燿熺居祁門新府生二子承勲承德承勲生五子令温令滔令涯令汾令洙燿還居汊口舊府生承武承武生旺旺生二子淮沅相繼為

巖將淮生四子亮蕪裦季此最有據後人不見祁
續譜於祁門泒脫去二世謂令涯仕唐為中奉大
夫又於令滔五子令涯三子名悉加承字以求合
於祁之前譜考唐百官志無中奉大夫階官宋徽
宗大觀年間初置令涯生於唐而仕於汴宋之末
將二百歲矣柏溪程山譜五子三子名並無承字
其誤甚明於汊口譜徑書澐生四子葢徒以淮沅
與澐淘官為巖將相同而名之邊旁亦偶同也中

間脫去五世以時計之端明終於理宗之朝而與宋初五世祖同行矣婺源開化諸譜所載與祁續譜世次相同但不知燿與承武之名而謂汉口始遷祖及二世祖俱忘諱字耳

祁續譜湘當巢賊亂後分兵守婺源官至檢校工部尚書湘卒子仝禮代之官至檢校御史中丞仝禮卒弟仝皐代之官至御史大夫仝皐老子適代之適一名范官至檢校户部尚書兼國子祭酒入

宋罷兵蓋父子兄弟四世守婺源以時與事證之最為有據今婺源譜謂全皐無傳全禮生嗣恭嗣恭子思復生筠筠子仁愿生范天祐二年進士入官全失其實按祁前譜於八房止於汾下書無子如洵如全皐下皆無所書蓋已書於續譜而後人未之見也適之後人不知所出或上泝於匡柔位下或俯就於仁愿位下皆非是考澐拒黄巢在乾符五年下迨天祐二年才二十七年湘至范已六

世年數太促世數太多縱有舊譜相承亦不能自信矣盖全禮下茂芳范萌凡四昆弟此一范也全皐下適止一身亦嘗名范此一范也由前言之則全禮下范乃此范之孫由後言之則全皐下范乃彼范之祖後人不知而合為一其誤可勝言哉周溪譜謂適之子孫居彰睦蓮河而忘此祖却接范為始祖失其源流遠矣樂平小彰睦裔孫宋貴溪教諭珽重編譜系亦嘗置辨大抵與周溪之說畧

同惜其累經會譜而莫或釐正之者又婺源譜稱
全禮為本縣都督考唐史每道置都督多大臣出
領一縣不應有此郡志婺源在唐末嘗於腰灘蚺
蛇港立都鎮即今縣城則全禮所領乃都鎮譜誤
以為都督也
婺源清源譜稱嗣遜始居清源生承貴承貴子仕
修生利涉利見利涉子仁生克誠克誠子邦彥生
天則即二十公利見子佩生克敬克敬子宗瑞生

椿即十九公乃環溪所自出今環溪譜稱嗣遜二子長十九公次二十公中少六世環溪裔孫潛夫作辨訛以為本宗譜稱湘公生唐咸通三年下距椿公生晉天福十一年世次不遠中間不能復容六世其言可據但淘公譜序稱行年七十位不過嚴將且其所序皆天祐三年梁未篡唐以前之事姑以是年為始等而上之七十年則淘當生於文宗開成二年湘本淘兄乃下生於懿宗咸通三年

中隔武宗宣宗兩朝反少淘二十六歲由此觀之
湘以下生年甲子亦未可據然以乾符五年澐公
起兵拒黃巢之年為準於咸通三年以上更加四
十年中間亦不能復容六世故今定著從環溪譜
惟芟去湘公以下在唐諸祖生年月日以從其實
則上下皆通若從清源譜則草庭以文林隱諸先
達悉與今修譜之人同行不可會矣
婺源舊譜稱嗣恭長子思伯一名仁愿生四子茂

芳范萌次子思復一名烈生三子簡筠籍筠生三子曰十一曰興曰護續譜者誤以仁愿置筠下又或改興為仁興以遷就之皆非也考長徑舊譜出於筠且稱萌為簡籍兄弟今從之

祁譜八房獨書汾無子續譜書淘嘗以姪全禮為子後全禮守婺源又以姪旭為子旭代為巖將兼領開化馬金嶺卒廟食龍山生子玢助防於歙始遷河西玢生四子彥贇彥樞彥榕彥材為槐塘諸

派祖別譜乃謂汾生四子孟誤以玢為汾也婺源
種德坊龍陂及開化蔗溪所載並同槐塘孟公會
通譜亦自疑於汾無子著其說於本支譜下以俟
後人則今之考正亦豈非孟公之志哉
祁續譜澐次子仲節鎮歙古城仲節次子蘭生廸
宇進吉今會通譜謂汾子彥榕生延拓世居河西
延拓子文昇生德曉德曉子璠生進吉為休寧簿
子照始居休寧比祁續譜多三世考山斗舊譜有

後周廣順二年祭逢吉文上距乾符五年澐公起兵拒巢之時才七十八年自汾至逢吉已七世世次與年數太相懸絶又以事證之澐季子南節鎮休寧子孫居陪郭分居小東門先墓多在東山今山斗舊譜載逢吉葬小東門外子照遂居小東門再遷山斗逢吉夫人葬東山又嘗有屋在陪郭是必仲節南節二公之後當時慶弔相通故墓宅相隣如此若以為遠自河西而來大非其實又廸十

世孫安節世忠錄稱其嘉定中應募為路鈐王德所舉詔特以其名授征西安撫招討使按宋史傳王德乃建炎名將下逮嘉定死已久矣唐宋招撫招討使皆宰執大臣出領豈有一人應募即授此任考宋李道傳朝野雜錄嘉泰開禧中用兵於金以趙淳為京西招撫使下納粟補官之令帳前總轄王德和上應募若干人詔悉隸京西招撫司置遊擊義士軍授正將副將統領之官蓋後人誤以

王德和為王德安節本授京西招撫司遊擊義士軍副將兼統領而誤以為征西安撫招討使也

績溪坊市譜稱出於沚云沚二子盈一作蘭旭一作藥旭仕唐為金鄉尹遷績溪葬周藤塢悉與諸譜不同惟文清公古城宗祖墓銘會里小彰睦諸譜及祁績譜澐公子仲節始居歙古城生一子煥煥生三子藥蘭蒠則坊市譜所稱盈旭即藥蘭者其實四人強之為兩人也按旭本東密巖將非尹

金鄉本葬開化龍山非周藤塢疑坊市舊譜不見藥蘭所出因以附盈旭之下遂失之又諦考其前後亦多可疑如稱藥尹金鄉在唐光化元年惟玩編譜在後唐清泰元年上下相距僅四十年而藥與惟玩相隔六世盧藩續譜在後周顯德間上下相距僅二十七年而惟玩與盧藩亦相隔六世且所載子孫每代不下數十百人無嗣者什九蓋續譜者本欲侈大其族而不意反滋觀者之惑也獨

元儒方玄成及長史公重訂坊市譜拳拳望其後人旁會諸譜正其闕失前輩虛心求益之意藹然可以想見比之偏執自是力戰公議者不同故今以諸譜定著芟其所當芟存其所當存庶幾可還其舊而兩賢之目亦將瞑於地下矣

富溪裔孫常元朝印本譜稱出於渝云渝與凡澐同時起兵避難生一子榮葬古墓山考榮即涼之孫鸞之子杭之弟後人誤屬渝下以事推之渝即

涼也涼亦澐淘伯叔兄弟同出篁墩後人拘於八房之説强躋之澐淘之間盡以涼事書滄下而又脱去一世誤矣端明珌公銘富溪程用之墓謂富溪由臨溪而後散又謂祖壟在古墓山耽本臨溪之祖與榮正同所出而古墓山之説亦與譜合後來續譜者謂富溪遷自汊口又謂榮有兄弟三人分居閔口與宋誌元譜全相戾矣婺源龍陂種德坊開化蕉溪諸譜謂閔口程氏舊分七大房建昌

雪樓之派其一也若閔口舊程氏自當出此乃為得之

吳門譜謂端為吳越營田使生承琏承琏生立信立信生師孟令考蘇舜欽所撰立信墓志曾祖仕錢氏為營田使祖從籍於蘇父高遁不仕中間脫去一世宜從墓志

樂平杭橋譜僖三世孫承憲生溥溥生翔翔生完完生泰含泰含生通二通二生沆沆生剛愍公振

考汪端明藻所撰剛慤公碑云曾祖承悳祖溥父翶以公貴贈朝請大夫無完至沆四世當以碑為正

祁續譜開化北原及黟南山派出於百之百之生承鐸各譜或以為珍第九子清生專專生宗邁宗邁生承鐸或以為渾孫亘亘生專皆非是盖百之字宗邁其子又以承字為行合於祁之前譜待制俱亦有譜辨謂無清專二世

祁續譜茂生承穆承穆生二子長大公次二公大生十九公十九公生二子長四公次七公七生二子長念五次念六念六生二子長復次興興生進進生湯別譜謂承穆生湯中脫六世湯羅田上市祖其先有副使思敬嘗與龍首山小彰睦會同稱其世掌世忠祠事

印本譜以鸞為浮梁東鄉程山祖令程山譜稱出於仲繁此必有本但謂令洙生承德承德九世生

宋龍圖瑀以世次考之瑀與汉口端明珌同行瑀終於北宋之末珌終於南宋之末年數懸絶而輩行同又所譜於令滔令涯諸子名並無承字則承德亦不得為令洙之子別譜或稱令洙世系無考或稱令洙為黟歙程氏祖皆為未得其實考程山出仲繁子燾乃為得之

淳安程氏譜稱出於忠壯別子文燦云文燦為鄱陽丞子孫遷嚴州又謂休寧會里文簡公大昌皆

出其下非也考祁續譜百之下承鐸生利見利見生相遷睦州青溪宜以此為正

祁門程村譜琬生逵與黟南山同遷自開化宜祖百之但祁續譜及北原舊譜琬生億億生安世安僖安世生舜安僖生逵中間脫去億與安僖二世宜從祁續譜

績溪仁里譜出於槐塘云文清公兄元定子宏祖贍祖辛祖乃績溪派所從出宏祖無嗣以贍祖子

相字仲和為之繼官至宣慰副使生一子燧考宋
呂左史撰文清公父宣義墓誌元定實先父死而
誌無瞻祖辛祖之名又考元楊剛中撰宣慰墓誌
稱宏祖無子文清公擇族人有能子為之繼績溪
程里積慶譜藥十一世孫夢龍生二子有能有為
有能次子仲和宣慰副使生一子燧數說不同然
槐塘舊譜云文清公從兄元龍二子瞻祖辛祖仁
里舊譜云瞻祖辛祖一名有能有為相出繼宏祖

今定著從舊譜及墓銘

婺源種德坊譜云出德玄之後考宋史傳德玄鄭州滎澤人善醫術太宗朝歴官翰林使令種德坊程氏尚世其醫此必汴宋之末從南渡者但謂德玄上出於湘與全皐則恐未然葢湘與全皐子孫未有北徙者而祁譜别有鄭州房本上程之後德玄當出於此意其後人因僑居婺源之久遂誤與土著者同祖也譜後同源異派圖一卷可取甚多

如稱淘為十三公旭為四公且云淘後子孫居開化龍山及歙縣槐塘最與祁續譜相合開化蔗溪譜所載亦同

婺源城東城西譜皆稱出於南溪房尚書彦光考達可印本譜並無遷婺源者城東譜有子益子壽子文三人城西譜有繼善者本名餞考彰睦元朝舊譜則子益子壽子文實出於逌公位下考祁譜則餞實出於翰公位下其於南溪了無相涉大抵

各家舊譜多散失於兵燹爲子孫者不能窮探博訪以求真是之歸以意推之反失其實孝侯三世不修譜之訓可不戒哉孝侯諱矍漢歷侯黑之孫也今諸譜以爲江北延祖亦誤

辨龍山譜稱沚公始遷開化及所載諸錯誤

按休寧東密巖自黃巢亂後定置巖將一人澐始爲之弟潤嗣之繼子旭又嗣之旭從子杭又嗣之杭從孫淮沅又嗣之凡六更傳襲至宋開寳八年滅南唐巖兵始

解考郡志及祁譜澐為嚴將蕪領開化馬金嶺防拓等事歷世因之皆開軍府於東密至旭之世疑開化事有重於休寧者遂移軍府於龍山則始遷開化者旭也今龍山譜謂祉以巢賊之亂走開化至龍山息肩弛擔因卜築焉土人呼為下擔十三祖其言大失其實下擔之名在在有之豈皆因避亂而息肩弛擔於彼者澐公據東密正以保全宗族乃使其兄流離異縣而不復相通可乎又謂祉父珍公葬本里孔望塢自今觀之珍公之

卒在澐公為巖將之前未遭離亂當葬篁墩在澐公為巖將之後已經貴顯必擇善地於休歙之境無緣先葬於他鄉數百里之外雖曰開化乃其所部揆之人情亦不應舍近求遠如此唐宋以來金石之文古人多葬其父於官所旭公既移軍府於開化則孔望塢之墓或者淘公譜誤以為玢公也祁續譜開化諸房一房旭生二子宥玢宥居龍山玢遷槐塘宥生二子旦讓旦生四子忠香靖竦讓生二子劾升升居上湖一房百之遷白沙

生承鐸承鐸生龍龍生六子輔堯宥宣宏容容生三子京効天叙天叙曾孫克一嘗修宗系考婺源龍陂開化蔗溪樂平小彰睦諸譜並同今龍山譜乃謂讓生三子輔堯球瑢又謂汾生二子効升錯亂舛誤不可勝道竊意龍山之祖實出玢之兄宥舊譜失書遂與白沙譜相出入而不虞後人之考訂也獨其族人在元有講書名介者為譜圖說曰譜書不可以家之所藏自宗主天下之事亦至於理而止耳介何敢附會其說乎斯言誠不

易之論也

辨仲節徙居歙之古城山非休寧古城巖

按宋丞相文清公撰休寧古城巖宗祖墓銘云澐公子仲節當同光元年棄弓矢置田宅依休寧外家趙氏遂居古城巖明年弟南節又遷邑之陪郭仲節卒葬古城巖北園娶金氏葬乾明觀北園由是凡居古城巖者悉稱仲節之後而古城巖譜又謂仲節自黄墩來休寧行李四十餘擔隨行親僕僅五人是時仲節年將四十尚

未婚娶以今考之澐公起兵據東密巖以拒黄巢保州里楊行密承制授兵馬副統帥開府於歙兄弟子姪悉典兵柄分鎮列邑威勢赫然如古封建之諸侯無緣二子獨退守田野依棲無聊若羈人焉其可疑一也陪郭裔孫峴至正五年譜累累言仲節以光化元年遷居歙城西南古城山明年南節又遷休寧陪郭以史譜參考澐公以唐僖宗乾符五年禦巢仲節南節甞為兵馬先鋒其年當二三十歲矣昭宗光化元年分居二處上距

乾符五年才二十年正當澐公棄背之後若依古城巖譜及墓銘以為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則上下相距將五十年仲節南節當七八十歲矣而譜以為是時仲節年將四十尚未婚娶其可疑二也墓銘及陪郭譜皆謂仲節娶金氏葬乾明觀後乾明在郡治東如以為休寧古城巖則吾邑從古及今即無此觀其可疑三也竊意古城山乃歙休之交去師府不遠去黄墩祖墓又近故仲節居之休寧自來為徽富縣東密又在境中當時必有

別宅故南節居之揆之於理度之以勢休寧古城巖或者亦出黃墩但非仲節之後恐將來以文清公此文益以傳疑故訂之按古城山在歙西南意當時屯戍之地故稍西則為古城關然岩鎮東南又有古城岩最奇險今有古岩寺存焉

文清公碑稱仲節生煥煥生三子藥蘭蕙蕙生三子承議承諫承諭近考富溪印本譜稱諒公位下巖生三子沆一名仲節汶一名南節沆生恩恩生令令生三子承議承詢承謀並遷古城疑承諫承

諭即承詢承謀之誤而仲節果非休寧古城祖也

其書沉汶雙名蓋與績溪譜盈旭一名槃蘭之説

同為一誤

辨德興祖琮即唐忠臣宗楚諸譜更置之誤

按德興南溪房達可印本譜云先世有諱琮者以從僖

宗幸蜀官至司徒其孫銀青光禄大夫彦光世為德興

銀山鎮將嘗有南唐保大二年奏狀云祖父某昔在京

國累從龍鑾黄巢犯闕隨駕西行受封扈駕功臣檢校

司徒遣分符竹又云祖父初則共集義旅固護鄉閭兵收狂寇即命沒軍蓋緣奉上無私所以不顧身首又有宋咸淳二年子孫祭文稱為招討相公者其事與名絕不見於史書傳記嘗竊疑之後因大會諸譜諦考其故乃知琮之為宗楚而譜誤更之也考唐書廣明元年十二月黃巢入長安僖宗走興元入蜀以左僕射鳳翔節度使鄭畋為京城四面諸軍都統刑部尚書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為副都統會兵討賊是即奏狀所稱黃巢犯

闕隨駕西行受封扈駕功臣遣分符竹祭文所稱招討相公者也中和元年四月官軍大破黄巢收復長安巢走還襲之殺副都統程宗楚是即奏狀所稱兵收狂寇即命没軍奉上無私不顧身首者也由是觀之琮即宗楚無疑然譜之所以更其名者則以新安程氏多出纂祖之後祁譜載纂四子瓊璿珍瑞而徳興房不見宗楚所出遂去楚字加玉字旁以强躋於四子之間不知宗楚之名顯載於史而家乘遺事又足以證之更其所不

當更附其所不當附其失輕重之倫甚矣載考祁譜有雒陽房一派云諱忠建者實晉上程侯咸十五世孫仕唐為涇原節度使同時有程宗楚者不能言其昭穆忠建以同姓之故收籍牙內遂秉節鉞且稱其二子全暉全曜全曜子渥夫宗楚本出新安轉遷德興祁以不能自言昭穆之故輒置諸雒陽派中蓋祁每見仕江北者即書之為江北房如滄州節度使日華本中山人即書之為滄州房也德興譜琮二孫彥輝彥光而祁以為二

子全輝全曜渥本宗楚之從祖而祁反置全曜之下亦徒見五代史有全暉之名舊譜有渥之名而雜揉以成之也觀祁世譜序自謂所得歙人程士忠程立兩家譜文字漫滅因考史傳别為世譜譜成出之太早又為好事者離析卷帙遷附臆説理出厚誣其所言如此則亦何怪其錯亂之不至於此哉所惜者達可不能正祁之失而復有所貿易幾使一代節義之臣一家忠烈之祖至於淪沒而無聞予故表而出之匪獨以慰其子孫亦

使有司有所據而崇奉其烝嘗汎掃其塋域以為天下後世之勸云爾

辨婺源種德坊德興海口樂平東湖及湖州四程氏皆自西北來遷非出忠壯公後

按江南諸程多祖忠壯公然亦有自西北轉遷江南者或自為譜或遂稱忠壯公後以予所見諸譜而參訂之凡四焉其一婺源種德坊程氏本宋翰林使德玄之後考史傳德玄鄭州滎澤人善醫術子孫至今世其業其

一德興海口程氏本宋沙隨先生逈之後考傳記逈寧陵人南渡時為德興丞因家海口女適董氏董氏世祀之稱已無後然端明珌公文集有跋云及見沙隨之孫仲熊海口之程疑尚有在者其一樂平東湖程氏本宋滎州觀察使恭愍公廸之後考史傳廸河南人父博古戰死熙河追封忠惠王立廟杭州號旌忠子昌寓為鼎澧鎮撫使亦死於戰追封威顯侯賜葬樂平東湖其事畧見於小彰睦之譜今歙縣黄坑寺故有程氏祠堂中

奉程氏累代神主其間封爵謚號畧與東湖相似而不著其諱訪其譜失於兵燹而後來者遂謂其名為坤厚其事畧不見於史書傳記疑東湖子孫有遷休寧者久而忘其祖烈續譜者見其名位猶存於祠主為之飣餖其事以實之而又或小有增損於祠主之上以成其說歟其一湖州程氏本宋龍圖閣學士忠文公公許之後考史傳公許蜀通義人其居蜀遠在忠壯之前南宋始居湖州子孫在元有名郇者官終婺源知州嘗與汉口

族人往還為作世忠祠記盖此程氏前三派則北宋之末隨高宗而南者後一派則南宋之時出蜀江而東者皆非忠壯之後也然婺源有翰林應奉以文子孫又有翰林使徳玄子孫兩公職銜皆侍從也徳興有端蒙先生子孫又有沙隨先生子孫兩公師友皆文公也樂平有侍郎剛愍公振之子孫又有觀察使愍公迪之子孫兩公皆以忠節著謚號畧同也湖州有龍圖閣學士休寧文簡公大昌子孫又有龍圖閣學士通義忠文公公

許子孫兩公並以碩儒顯官位畧等也則安知其後人不有互祖其祖而莫之辨者乎故今定著統宗世譜而詳書其事庶將來者少免於崇韜拜墓之譏云爾

辨河南程氏新居休寧建康陪郭程氏舊居休寧及遷徙承繼之由

按文簡大中子姪十有八人靖康末惟文簡曾孫禮問孚問伊川子端中端彦從高宗南渡居池州及建康其餘則皆留居伊洛而未及行與夫避亂四出而不可知

者也既定居池州建康子孫多至十有一房朝廷又屢有褒録之典可謂中興矣而端彦子暘生譙之為徽州直學嘗與朱子通書譙之生源源生振孫振孫子正學志學正學生祉田宅在休寧而陪郭小東門程氏特盛乃以銓量請為休寧尉既老而相依以居此河南程氏之新居休寧者馬光祖之守建康也創明道書院擇池州房伊川五世孫偃孫俾奉明道之祀盖端中子畹生節之節之子濤即偃孫之父當時禮官定議以節之至

偃孫三世單傳宜令三世並繼明道長子端懿長孫昂
後會偃孫早世無子制使姚希得又取建康房文簡七
世孫幼學繼之蓋孚間生舜人舜人子安卿生子材即
幼學之父此河南程氏之居建康者初忠壯十四世孫
澐次子南節始自篁墩遷休寧陪郭南節子宣生承敬
承敬子宿生昭昭子全生先先子永奇分居小東門永
奇生瑜瑜子九使生四公四公子六三無嗣以志學子
榮秀繼榮秀生文貴季榮祉居休寧無子而季燓繼之

此篁墩程氏之舊居休寧者宋元之季池州最受兵而兩城皆嘗被屠由是程氏子孫在池及建康者今無聞焉陪郭小東門程氏舊分十三房兵革以來存者三房其餘蕩析不能復返桑梓而季焚之後亦無聞焉近世凡程氏號稱有譜者轉相授受傳寫譌舛最多其甚者一謂河南房出於節之以為節之生釈釈生珪浩珪浩生海海生興興生德用即河南房之所從出然節之一位三世單傳當宋之時已經申請移繼明道居建康矣

安得復有謂名烈者考之伊川長孫易生原之原之子漸生叔浩叔浩子梅生興興子德用實河南房之祖但莫知其所以自南徂北之由蓋續譜者誤以漸為烈以叔浩為珪浩以梅為海而不知韻書本無烈字且叔浩與叔仍叔儀梅與權模杞梓為聯行之足證也一謂休寧房出於文簡八世孫祉又謂出於滎秀祉嘗居休寧當時墓宅具存續譜者不知伊川六世孫正學無嗣而祉實來繼祉復無嗣而陪郭孫季榮來繼兩失書之故

以為文簡之後耳其以榮秀為祉繼子則又續譜者不能審榮熒秀季字形相近而誤屬於祉公之下也

右譜辨一編舊雜置譜圖之下然譜圖既散之族人不敢剩傳以虞妄者之冐承支系隨毀其梓獨念此辨頗有裨於程氏總譜而又未敢以自是也因撮於終編以俟後之君子云

元季開化龍山上湖房裔孫斗嘗至率口宗人洪遠家會譜留序云宋元豐中景德房祁撰世譜三

十卷同時河西房璇又刋正其本爲十五卷二本世次不同所詳者二人之親系耳若於他房或書之而失其實由是後世子孫各出家書與二本特相矛盾斗以江浙憲使程公若晦之命來新安訪諸族將合各房之書參考之以決累世之疑他日定本刻梓當以一本寄洪遠使藏爲家之信史味其言如此而後未有聞馬則前人固有與不肖同志者矣惜乎其志之不克竟也

予編統宗譜據樂平石城譜云忠壯十四世孫之
柔子振生輝輝子録生處疑處疑子朗生成覿成
覿子忠舍生博文博文子若稷若英若稷生起宗
即建陽大夫獲友於朱子者近見樂平杭橋舊譜
於鄉貢進士楷云之柔子勤生處疑處疑子朗生
齊齊子律生拱辰拱辰子博文生若稷若英之柔
弟之祥生廣廣子正元生承憲承休承憲子溥生
翺翺子振即侍郎剛愍公承休子中行生談談子

順生汝玉汝玉子起宗其不同如此疑杭橋舊譜為正謹復志之不敢以統宗譜既成而畧之也成化甲辰二月朔敏政書

篁墩文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篁墩文集卷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監丞臣張鲁炳

謄錄監生臣陳燦

篁墩文集卷十三

明 程敏政 撰

記

月河梵苑記

月河梵苑在朝陽關南苜蓿園之西苑之池亭小景為都城最苑後為一粟軒軒名曾西墅學士題軒前峙以巨石西闢小門門隱花石屏屏北為聚星亭亭四面為欄檻以息遊者亭東石盆池高三尺强玄質白章中凸

而坎其旁云夏以沉李浮瓜者亭之前後皆磐石石多崑山大湖靈璧錦川之屬亭少西為石橋橋西為雨花臺上建石鼓三臺北為草舍一楹曰希古桑樞甕牖中設藤床石枕及古瓦埍篪之類草舍東聚石為假山四峯曰雲根曰蒼雪峯曰小金山曰壁峯下為石池接竹以溜泉泉水涓涓自峯頂而下竟日不竭僧指為水戲臺南為石方池貯水養蓮池南入小牖為槐屋古樗一株枝柯四布蔭於階除俗呼龍爪槐中列蠻墩四槐屋

南為小亭中庋鸜鵒石其重二百斤色淨緑盖石之似玉者凡亭屋臺池四圍皆編竹為藩詰屈相通花樹多碧梧萬年松及海棠海榴之類自一粟折南以東為老圃圃之門曰曦光曦光北為窨春冬月以藏花卉窨春東為春意亭亭四周皆榆杜桑柳叢列密布遊者穿小逕偪仄以行亭東為板凳橋橋東為彈琴處中置石琴刻其上曰蒼雪山人作西為下碁處少北為獨木橋折而西曰蒼雪亭亭下為擊壤處皆薙草除地為坐石三踰下碁處為小石浮

圖浮圖之東循陂陁而上凡十餘弓為灰堆山山上為聚景亭亭上望北山及宫闕歴歴可指東隙地植竹數挺曰竹塢下山少南門曰看清入看清結松為亭踰松亭為觀瀾處自聚景而南地勢轉斗如大堤遠望月河之水自城北逶迤而來下觸斷岸有聲潺潺别為短牆以障風雨曰考槃榭出看清西渡小石橋行叢薄中回望二茅亭環以葦樊隱映如畫盤旋而北未至曦光結老木為門曰野芳出曦光少南為蝸居蝸居東為北山晚翠樓樓上望北山

視聚景尤勝出樓後為石級乃至樓下葢樓據高阜為之故下視若洞然樓下為北牕牕縣藤藍僧每坐其中以嬉葢畚物也樓角出小墉為梅屋盆梅一株花時聚觀者甚盛梅屋東為蘭室室中蒔蘭前有千葉碧桃尤北方所未有者苑主道深揣州人楊氏子性疏秀通儒書宣德中住西山蒼雪菴賜號圓融顯密宗師而自稱蒼雪山人後歸老乃營此自娛諧者頗寡而獨與予善故輒記之以示夫未遊者天順甲申春三月上巳日記

宋丞相程文清公墓祠記

歙之古城關有昭孝積慶寺宋丞相程文清公元鳳之祠墓在焉初公之葬也建寺營墳皆出朝典一時哀榮之盛故老猶能道之葢于今二百年矣寺既燬于元季贍墳田亦為前住僧所私鬻公六世孫孟億兩人者大懼祠之寢廢乃捐已貲贖田歸寺又與今住僧常貴募財力鳩工寺為正堂三間左右挾室二間以舊祠湫隘歲時不能容子孫之展謁增葺五間門廡厨庫賓舍僧

房次第告完繚以樊墻塗以丹堊始事於某年某月某日畢工於某年某月某日積久之弊一旦中興比之舊觀不啻益隆矣億之子僩以予同姓之親求記其成將使後來者謹嗣之予待罪史官嘗考見文清公之平生矣公相理宗不二年適大全逐童槐謀相傾奪公覺而去之度宗初再入時賈似道為首相公與議不協凡三月而罷清名峻節凜然為叔季全人而丁之南遷也自溺死於藤江賈亦竄於漳以死其名節不足道而一死

不得正丘首況祠墓乎況能保之於異代之後乎然則一寺之新事雖微而世之鑒戒存焉豈直一鄉一家之觀美而已哉孟雅有文學極力蒐訪先世遺事因類次文清公所受宸翰及奏議為明良慶會録以傳億勇於為義嘗建樓以奉理宗御書功與祠等僎舉鄉進士同知汀州府綽有政聲其從子儀從孫寬又先後舉於鄉蓋文清之澤未斬也文清兩夫人别葬歛之禮莊亦有昭孝景福寺今廢矣寺之田存者六十畝與積慶所存

者共百畝云

河間府真武廟記

我太祖高皇帝定鼎之初大正祀典而金陵所存者十廟真武之神居其一我太宗文皇帝潛龍於燕入正大統而真武之祠在武當者尤盛蓋燕之境北方而真武北方之神所以陰翊我文皇者其功甚大宜真武之顯有廟於今日也歟河間故有真武廟在城中北隅莫或知其所從起惟梁間有題名知為元大德中所建每郡

有水旱疫癘則禱禱輒應而歲久廟日就圮太守賈侯忠暨郡寮諸公力謀葺之乃俾道士王慶雲主祀事且鳩工重建神宇門屋及鐘樓若干楹為從臣十有四復以予故邦人託上舍何君隆求記其成予聞知青龍朱雀白虎玄武之名見於曲禮朱子以為指四方之星形似而言蓋師行則畫於旗旐之上以象天而示武非實有四物者若是其獰然可畏儼然可象也蓋以角為角心為心尾為尾故謂之青龍以參有四足如虎故謂之

白虎以翼如翼井如冠而軫如項下之喙故謂之朱雀以虚危如龜而螣蛇在虚危度之下故謂之玄武詩註所謂鳥隼曰旟龜蛇曰旐揚子雲所謂龍虎鳥龜是巳夫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鱗甲故曰武至宋真宗始避聖祖諱改玄為真夫四方之星取其形似而畫於旟旐之上以象天而示武亦必有神主之矧其精之燦然列於上者定四時以全民用畫分野以正疆域示先徵以以垂世戒自古聖王莫弗重之則隨其方之所在而祀

之以為祝釐之地亦禮之以義起者也或乃謂祀禮莫大於六宗而幽禜所以祭星辰其祀蓋天子所主而庶人不得僭者今廟於一郡掌於巫祝於禮顧弗悖乎是固一説然禮尊天而親地庶人得以祀后土而司命與爟之祭在古可通於民間則斯廟之設亦弗愆於禮矣河間為北方大郡而真武以其方之神廟食其土而福其人事蓋不可不書賈侯為郡而嚴於事神慶雲能任是役以不負郡侯為民祈報之意事皆得附書故輒記

其始末而推本二聖之意於首且繫之以詩使凡蕆事
於斯者當益敬益恭以致夫神而明之之義無斁焉詩
曰瀛城之北有祠穹窿誰其居之玄帝之宫帝時下臨
火旗雲馬邦人具瞻拜舞驚詫有龜盤盤有蛇蜿蜿協
賛化樞虗危之間欻火飛廉悉帝所部駕風鞭霆翊我
元度備凶無凶瀛人告荒惟帝之賜時雨時暘沴氣亂
氲病我瀛土轉戾為祥惟帝之蝦嚴嚴新祀有寢有堂
邦人來享鐘聲鍠鍠時和歲豐惟帝攸賴眷我邦人敬

恭無怠湯湯瀛水日夜趨東惠流無窮惟帝之功

承澤堂記

新安之胡其先出於青州在晉有諱宥者為新安太守愛黟南山水之勝始家黟之横岡至諱明星為梁太常卿天監中家居有闢壤穿渠之功去今葢千餘歲而民仰其利思其人遂相與祠於横岡之上其事見郡志子孫在宋有嵩崇兄弟者同舉進士第其後繼繼不絶逮我朝有伯安者年九十餘受冠帶之令其弟仕林起明經

為廣宗尹嘗扁其堂曰承澤永樂間堂圮不治屬之他
姓而仕林之弟以佐力以亢宗起廢為志命其子滎捐
貲以復之既又得周王所書承澤堂三大字揭諸堂楣
鬠藻煥然鄉人改觀以為故家文獻之足徵也滎上京
師請記於予予聞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孟子之言亦據
夫理勢之大約耳茍有人焉其功被於後世者不淺則
其澤亦不能隨其服窮而遽亡若太常是巳夫當南北
分裂之際立國江左者專崇佛事競詞藻上下化之靡

然成風而太常君獨於其時拳拳於農畆講求水利以求濟乎鄉之人亦可謂不羣之士矣惜乎其所施者僅以惠一隅而不足以及天下其所得者僅以善其身不足以挽一時之頽俗顧又史逸其名平生大節天下後世泯然無聞是故有以見當時所崇競者不在此豈非君子之不幸哉然其子孫傳數十世歴八百餘年而家聲不墜愈久益振處者有壽出者有禄則天所以報君子亦固有在此而不在彼者胡氏嗣人登斯堂也仰而思

之尚益惉懋以纘先烈裕後昆則太常君之澤未艾而斯堂之名將與縣南山水相高於百代之下無有窮巳

同年會記

成化丙申春令天子郊祀既成百官皆有賜假吾榜之士乃以上元後四日會於城東報恩僧舍會者幾百人是冬無雪天子齋祈既雪而烈風間作郊回風止會之日春陰裛微天氣清淑列坐以齒核肴旅陳教坊又盛張樂以佐酒酒酣各賦一詩留席上相顧甚懽薄暮分

散噫丙戌令天子臨軒第一科收士三百五十有三人可謂盛矣然自戌抵申十年之間仕於兩京者於州縣者奉使於四方者以事在告者陟者黜者物故者不可枚舉而玆會未及其半焉升黜離合之不常如此雖然同年有會豈徒以惜景光叙閒闊所以重其出而事君之日同也令百人者各守一官謹毋失職而又當夫國家閒暇時和歲豐得相與晤言於一堂之上以求樂夫宦成而仰拜天子之明賜獨非幸與繼是以往凡在遠

外者固將入補京秩然仕於内者亦且以年勞晉陟於臺省鄉佐藩臬郡長則後會之際或加盛焉或加少焉皆不可知後之人把玩其詩而追思其歲月不可無記斯會也主醵事者兵科給事中翟廷光工部員外郎張志學會之最長者南京太僕丞馬克毅最少者敏政也

朝陽樓記

汪隱君彥德父嘗闢樓於故第之東以居其子上舍文明時文明尚為學諸生也每平旦之交坐以候日但見

雲濤洶湧之中赤輪上升天海為之一赭顧其樓之內外晴光燦然不自知其身之在何境也隱君乃顏之曰朝陽而以記來屬予聞而異之曰朝陽一出萬方具瞻家得見之而人得有之隱君乃獨以名其樓不亦泛乎是必有不泛者存焉古之君子多取象於物以致乎儆戒隱君之意固非茍以其得日之先居趾之在東而姑以名之也夫仁義之理天所賦於人未有不完且美者及其長也私欲蠧之始有戕其天而貿貿焉者矣使一

旦私欲退而天理復歸於我豈不猶之朝陽升而羣氛卻掃者乎聖賢之微辭與旨未易窺也有求之昧昧焉如夜行之人使一旦刮垢磨光而羣言不啻若自其口出豈不猶之朝陽升而萬景呈露者乎隱君之所以願其子者如此可謂切矣抑予聞人之生莫重於君親古之論忠者曰向日論孝者曰愛日然則文明之學成而行之於家推之於國亦當無忘於斯樓可也或又曰隱君篤於教子而文明之名顯其所以名字之者亦不為

無意夫易之離有文明之象而説卦曰離為日蓋隱君期其子以文章顯於文明之朝也其言頗與名樓之意合因并及之

王朔州政績記

成化丙申知朔州王君上其九載之績於京師州之父老請留不獲相與詣朔之衛鎮撫前鄉進士章丘薛端請狀君之政求記於史氏用以繫民之思朔大同屬州古鄯陽郡地也西連東勝受降諸城南迤寧武雁門兩關

東隣宣府北控大漠適大同延綏之衝二邊有事兵即道此州有中貴人及將官守禦而大同山西内外守臣撫按臺臣皆在管内前後為州者多不克終蓋西北州號難治者朔為稱首君至首詣學學初罷於巳巳之變既復而學田多為兵民所私有事遠人更無寘意者君慨然曰學校興則其餘可從而理也即究所嘗私有學地者令以差出材甓鳩工脩學學遂完美邊人改觀又預簡兵民子弟之俊秀者俾附學躬督教之舉於鄉者

歲不乏至或以經魁省士取大科君嘗苦旱齋沐禱境內諸神及三塔嵬龍祠雨隨至民無大饑而州之貧民負官租者百餘人先有停徵之令成化癸巳部使者忽來發火牌於州縣州縣懼罪不復恤民君方至自入覲有盧玉林者聞訴曰民父年八十妻哺兩歲兒皆在獄產已罄矣願鬻妻子以贖父君惻然縱之時吏目車玉被首木監徵泣持不可君曰汝為民父母忍坐視其斃耶即日規措二千餘石民出繫大讙遥望州門泣拜不

能起君一一厚撫之且免其徭役洪武永樂中為里凡
四十景泰中併為八戶口耗而田尚在君以民艱日召
人佈種令畆出糯梁三升秋送預備倉餘地儘民力墾
官給種牛已而公無負租私有蓄積鄰郡多來就食者
民避已巳之難走山南多不復歸遺田為戍卒所侵而
責租於土著民力愈困君隨加省督遣人四招之復業
者千餘戶男婦及萬口州二冊有著令而胥吏秉機涵
其間民日訴之君召衆前面詰其戶實上中下者別為

手冊州與里各貯其一遇徵納則量所定地里遠近租稅多寡均之給印帖具起存撥留之數以諭民使里書不得私增損凡諸色悉準是民甚便之俗健訟君受理無過三日者獄屢空上官入境訟武官者尤甚率委君覆之而武官多横人惡攖之時戍卒走京師訟其參將虎噬地方十事事及中貴人君一一上之由是武官為之斂迹上官益因以是直君寀下守備將官宋澄失機事君具言澄敗狀而澄預求為之地君厲色曰爾孤任

使一方被累尚可幸免耶澄卒以是伏罪丁亥春敵猝近邊時都督張其駐朔以城外民衆軍寡咻君往撫之而令將官張鼎嬰城君徑揖出民遮馬曰敵情叵測君曰其如城外生靈何疾開城西門烽火夾道放入男女數萬人畜產倍之達曙敵至無所掠而去總戎者乃大恧州兵民襍居而管兵者弗戢士多去為盜榆次縣民部公帑赴大同道受刼君即時發健兒容授之方悉捕之管兵者弗知遺衆相聞散走境內肅然山西藩司歲

計芻粟十餘萬預峙於朔以應軍需而太原平陽諸郡
縣輦金來輸納者道鴈門輒為豪家所要謂之包納來
者不復預事惟俟期取文書包納者得金轉費於媱酗
隃輸納者或至死坊庾官貪墨被挾或虛給文書事即
露獲重辟君廉其弊自監護之豪家以不得志騰謗君
弗為動也久之乃定後朝廷遣臺官鉤考諸路邊儲多
虛折被繫惟朔羨餘以萬計每西宿境上及敵使往來
終其去民不告勞城禁歲久不復嚴整會有言此宜屬

之有司正官者事下君凡易兵之老穉孱有疾者出官所私役者甚衆浚脩塘隍撤新樓櫓敵自是亦不敢潜使諜者覘城中朔城遂為西路第一君寡嗜好闢西隙地構屋三楹植葵菊階下榜曰宦隱庚寅夏葵忽開並蔕者數十觀者嘆賞以為惠政所致君兩入覲皆賜璽書還治而前後巡撫都憲若東安李公大名王公三山林公鄞陰董公雲間張公金臺殷公凡以奏檄留之者再四吏部以君書上最請誥以榮之而進同知懐慶府

事噫古稱循吏自漢以來可數也世降俗下人才益難為守令者以集事為能而不復恤民知恤民矣而事廢不治人兩病之其甚者虐黷以取敗行賂而求升徼倖一時受譏君子孰有處難劇之地而獲去思如王君者哉事宜書之以為世勸君名用賓字汝弼華亭人其父墨菴先生德新國初徙寧夏君性廉介是是非非不婞婀善為歌詩景泰癸酉以書經魁鄉闈遊太學甚久既入吏部銓試居首選筮仕於朔而後此顯擢未艾也若

端之與人為善州之父老能不忘其守之德皆良民事宜得附書

蔓菴記

武進陸君安之即所居之南園築一菴以處菴之四圍皆喬木古松髙挺離立而蒼藤細葛上蟉旁綴若蛟龍蜿蜒勢與所麗者俱升君坐菴中鳴琴讀書之暇顧而樂之曰是有類於我也夫題其楣曰蔓菴過者疑之曰夫蔓之為性也柔矣蓋非藉於物之髙且大者不能受

風日涵露澤以自立焉先民固嘗以之喻匪人君子何取於是君曰不然是所謂同行而異情者也自先子南樂君以儒業我後人吾凡元之曁兩弟順之和之從子慮伯先後取甲科列部署居館閣相與植吾家者如喬木古松其本甚固而吾以病散之軀得休休焉家食以自豫者亦蔓而已矣彼有夤緣以徼富貴利達於苟得者一蔓也豈吾菴之云聽者憮然曰陸君固有道者哉君之處鄉也性廉而行獨燕會不樂聲伎出内不欺孺子不佞

佛以徇俗一鄉之善歸焉而君終不以處士自高伈伈
低首曰我之有立者父兄之庇也弟子之相成也跡是
觀之有道者與孝弟慈三者之行蓋備矣蔓哉蔓哉君
誠有取於是雖然世降俗漓將不有瘠家勢而弗安分
者乎有家自相妒而矯激以立異者乎行斯菴也諟斯
名也可以知儆矣四方士聞君之風多詠歌之而走與
賡伯進同年也又同事於史局講筵最久述所獲於君
者為蔓菴記

篁墩書舍記

程之先望比方至諱元譚者從晉南渡守新安有治蹟受代為民所請留蒙賜第郡之黄墩子孫因留居焉其十二葉雲麾將軍忠壯公靈洗以布衣起義兵禦侯景土人德其全郡之功亦祀於黄墩宋號其廟曰世忠其𦵏愈盛故凡新安之程皆祖太守宗忠壯且號黄墩程氏予家亦出黄墩而考諸譜及郡志莫知墩之所以名者近得一說云黄墩之黄本篁字以其地多產竹故名至

黃巢之亂所過無噍類獨以黃為己姓凡州里山川以黃名者輒斂兵不犯程之避地於此者因更篁為黃以求免禍歲久而習焉予獨慨夫循吏忠臣賜第廟食之所而汙於僭亂之姓七百餘年卒無覺其非者因大書篁墩二字揭諸故廬且借重於作者一言使後世知此地之獲復舊名自予始云

世肖坊記

績溪程傅佐時以太學生中成化丁酉京闈秋試郡縣

大夫相與大書表其門曰世肖之坊以勵其鄉之人鄉之人在京師者聞之以告予曰惟程氏為徽著姓居六邑者代不乏人而佐時晚出將亢厥宗世澤之流久而益衍他鄉外姓固不足以知之敢上於太史氏以請初天順中佐時之從父有克和者以鄉進士館於予予兄事之既而舉銓士第一人同知汀州為時良吏成化初佐時之從子有寬者又館於予既而以詩經舉南畿秋試第二人蓋予方喜佐時亦出館中則承諸鄉人之意

為之記曰先太守公元譚當東晉初為新安有惠政受代之際民請留之因家是邦傳十有二世得雲麾將軍忠壯公靈洗起義兵以拒侯景保鄉州廟食至今子孫不下萬指其居歙之槐塘者有宋丞相文清公元鳳歸然一族之望從子宏祖始別居績溪之仁里則佐時之所自出者也宏祖以文清公蔭為淮東制置司總幹其再世有浙東宣慰副使相三世有忠顯校尉燧四世有昌化簿景高皆以故官之裔仕元五世有晉江典史福

祖六世有嶧縣丞鄒容皆小試於國朝七世有道軒處士守愷則佐時之先君子也蓋續溪之程自宋以降伯叔昆季舉不失故家文獻之風而科名又發軔於佐時此郡縣大夫所為名坊者與雖然名坊之意固謂其世有宦業書於公府載於家乘足以繼先烈啟後賢是未知其本者惟我太守忠壯以來代有家法忠厚孝友不淪胥於流俗而槐塘一族至文清公益脩明之道軒君嘗戒諸子以毋析居佐時與弟儒倫奉訓惟謹故其家有

遺訓之堂聚愛之樓一時名士詠而傳之佐時有四從弟曰侍康愈文一從子曰祚亦皆以學行自奮夫以累世敦本如此其末流之所延施理固有致人爵之榮食天祿之入者矣然則克肖之業在此而不在彼者豈獨我族人當知之寬之從父儀從兄玠亦前後舉於鄉方與佐時同上禮部其得雋而入對天子之庭階此以往固有可以前卜者哉是歲冬十有一月下澣記

樂清軒記

凡官處京師者每退朝各入其所署中低首伈伈圖了公事抵暮方四散僕僕走馬歸其私寓蓋其甚者有督責之憂而不敢樂其次者有案牘之勞而不暇樂藉有一日之間則又不過舉盃酒叙契闊慼然使人無復清思也奚其樂既樂而清蓋獨吾曹官翰林者有之翰林所職皆經幃史館兼輔東朝而法從之臣隸内閣者分東西兩房日直禁中東房所職者古今圖籍及制誥之録副西房所職者書四方詔勑及正字所聽皆清要而無

督責之憂也所與皆文字而無案牘之勞也其官清其人又清則何往而非樂署典籍事吏部員外郎河南焦君廷粲在東房最久最為前後閣老所禮愛而與翰林諸君子交益厚廷粲嘗構一軒於所居之傍高廣不踰丈四窻虛敞左琴右書環植花竹蓋軒之内外無長物焉廷粲之父錦衣公年八十有四矣兄弟九人時集軒中以次為壽所過從者多吾曹也興到則投壺賦詩以各適其所適蓋軒之往來無惡賓焉因榜其楣曰樂清

信斯軒也斯人也庶幾其稱情矣廷棨博雅而好文察其志泊乎其無慕入其家肅乎其無譁蓋日樂乎斯軒而有以見夫古人蟬蛻汙濁之中浮游埃壒之表者皆我師也然則非夫人之為髙雖有此清弗樂之矣雖然使吾曹之與廷棨得相免於督責之憂案牘之勞而優游逸豫以幸享此清樂於供奉之餘真上賜哉然則斯軒雖小亦不可以無記

遊九龍池記

成化戊戌春二月二十四日有事於西陵自昌平抵齋所日未午因約商懋衡李世賢兩太史尋九龍池跨馬迤西山而南絶小磵磵小騰沸石齒間馬爲之前却踰磵望前峯趨之失道徑茂林入灌莽中遇樵者指示乃並高阜東南行不五里忽聞鷄犬聲出谷中相顧異之俯瞰得委巷草舍隱然成村詢之乃陵卒所居池適在其南未至池石瀨濺濺北流石溝塍稍寬處輒有蒲芷菰翳鵁鶄泳游其間下馬自朱門入池方廣踰十丈重

垣護之覆以黄甓石琢九龍首箝西垣下呀然張頦噴泉沫入池有聲泠然相應池上石壁千仞巉削如斧鑿痕泉脉出其中山脚為小石方井識泉源檜竹桃柳夾池東西一峯蒼然峙其南池中影沉沉紺寒門稍東為月闗洩水水淙淙出闗東為小渠過石梁乃縈迴匝入山下田即前所見者予與兩太史命從者下石磴以碗承龍口泉飲一勺味甘爽毛骨森然聽陵卒道文廟駐蹕泉上事久之乃去馬上住反人得詩八章是月二十

五日記

嵩縣重脩程氏兩夫子祠記

河南程氏兩夫子之故宅在嵩之陸渾勝國時嘗即其地以建廟貌比闕里焉更代而罷景泰乙亥有詔復之且求兩夫子之後得十五世孫克仁者授翰林五經博士世其官以奉祀著為令葢於今二十有四年矣祠因於舊而成之速庳隘弗稱日久寖獘河南左布政使祁門程泰參政時行部至嵩晉謁祠下退而嘆曰惟我兩

夫子之道，實上繼孔孟不傳之統，而神靈所奉乃爾弗虔，其何以本政化、厲來學、副先朝崇報之盛心？乃議與脩，且發廩為之倡，吏民聞風以為盛舉也，樂應之，以成化戊戌八月壬寅啟工，拓其地，宏其規，中構堂以奉兩夫子，後增寢堂，左右各為齋廬，繚以周垣，而闢重門以是歲十二月癸巳次第落成，山川相輝，過者改觀。適監察御史祁門程宏奉命廵按河南，嘉之，遂相與行舍菜禮，揭虔妥靈，且具書京師，請為之記。走聞古者鄉先生

没而祭於社其事蓋以義起而歷代誦法之弗敢後也兩夫子中興絕學以幸萬世非經生學士與夫建功一時一方者比由宋以來雖定祀孔庭自國學以通於天下而專祠之在故鄉者宜益嚴也矧冠舄之藏不遠伊邇髙山景行之思其孰無之而歷時滋久莫或任起廢之責布政君乃以遠宗後學獨倡為之使官於斯者政有所鄉方生於斯者學有所成式以仰成我列聖興道善俗之意其賢於世吏顧弗遠哉走考之家譜兩夫子

之先實徽人出梁將軍忠壯公靈洗之後蓋自徽遷中山又自中山遷河南見於歐陽公所為程文簡公先德之銘靖康末文簡及伊川兩房子孫從高宗渡江居池州一還居徽之休寧當時録用之牒追爵之詞表墓之文具存可考也而明道之後無聞焉宋淳祐間金陵書院嘗取伊川五世孫繼明道奉祀事再朞而殤又以文簡七世孫承之則明道之後疑有居金陵者矣然博士君乃近出於嵩產之所推擇何與豈金之中世亂定來

歸或南北既同之際有返桑梓而求不失其世守者與
皆不可知矣走幸出伊川近族又御史布政兩君同祖
忠壯公皆竊誦兩夫子之遺書以求自立於世則於祠
事可容力者其何敢不勉布政君起景泰甲戌進士歷
戶部主事郎中佐廣西河南二藩以至方伯敬厚醇謹
有聞於時而此舉益見其知本事宜書其歲月於石俾
後人有徵焉以圖繼其志而弗隳也預事有司及諸嘗
助義者悉附名其後乃若兩夫子之言行與學者求道

之方則遺書具在炳如日星玆弗敢贅云

夜度兩關記

予謁告南歸以成化戊戌冬十月十六日過大鎗嶺抵大柳樹驛時日過午矣不欲但已問驛吏吏紿言雖晚尚可及滁州也上馬行三十里稍稍聞從者言前有清流關頗險惡多虎心識之抵關已昏黑退無所止即遣人驅山下郵卒挾銅鉦束燎以行山口兩峰夾峙高數百尋仰視不極石棧嶇嶔悉下馬累肩而上仍相約有

警即前後呼譟為應適有大星光煜煜自東西流寒風
暴起東燎皆滅四山草木蕭颯有聲由是人人自危相
呼譟不已銅鉦鬨發山谷響動行六七里及山頂忽見
月出如爛銀盤照耀無際始舉手相慶然山下猶心
悸不能定者久之予默計此關乃趙點檢破南唐擒其
二將處茲遊雖險而奇當為平生絶冠夜二鼓抵滁陽
十七日午過全椒趨和州自幸脫險即夷無復置慮行
四十里渡後河見面山隱隱問從者云當陟此乃至和

州香林院已而日冉冉過峰後馬入山嘴巒岫廻合桑田秩秩凡數村儼若武陵仇池方以為喜既暮入益深山益多草木塞道杳不知其所窮始大駭汗過野廟遇老叟問此何山曰古昭關也去香林尚三十餘里宜急行前山有火起者乃烈原以驅虎也時銅鉦束燎皆不及備傍山涉磵恠石如林馬為之辟易衆以為伏虎却顧反走顛仆枕籍呼聲甚微雖强之大譟不能也良久乃起循複嶺以行諦視崖壍深不可測磵水潺潺與風

疾徐仰見星斗滿天自分恐不可免且念伍員昔嘗厄於此關豈惡地固應爾耶盡二鼓抵香林燈下恍然自失如更生者噫予以離親之久諸所弗計冒險夜行度二關犯虎穴雖瀕危而幸免焉其亦可謂不審也已謹志之以為後戒

遊齊雲巖記

環休寧縣山皆平遠不足以當大觀出縣西三十里至白嶽嶺山始高峯始奇石路盤迴如線不能容馬遊者

肩輿緣梯而升至以雙絙曳前後其甚處輒下行拊背
或亍亍不能成步自白嶽西南行五里至桃源嶺重崖
夾峙上結小屋以臨風雨曰中和亭立亭心下視巳數
百仞野田茅屋秩秩如畫亭下二巨石礴伏色黳黑中
有白質成宊晴曰石鼈塢塢旁大壑深不得其底但聞
水聲濺濺出草樹間曰桃花磵循磵南行里餘至獨聳
巖蒼然峭壁横截一山近西乃有石罅方廣若門葢天
造以通遊者門首石楠一株其大數圍四顧門下諸石

如伏犀馴象不可狎玩入石門東南聨巖如城懸石四覆勢欲飛墜其第一曰彌陀巖巖屋不踰丈第二曰觀音巖視彌陀稍劣前一石色正緑昂喙而軃尾曰鸚䳇石第三曰羅漢洞稍加大焉二石龍循洞門旁出鱗骨隱隱蹴之疑為石子所砌諦視之石肉相黏復意其為真龍也洞深二十餘里東炬東出可抵縣之藍渡溪然愈入愈狹莫敢為之導者第四曰龍王巖視觀音加劣巖上飛泉灑灑落厓下如雨四時不竭曰珍珠簾瀦水

沸散於西磵曰龍池泉西巘有虎迹如泥淖所印者曰黒虎岑黒虎西行折南里餘至車𫝊嶺其峻視白嶽倍之車𫝊南二里餘至玄武觀觀後一山突起如屏倚天正立所謂齊雲巖也古松數十夭矯如虬龍皆數百年物觀左一峯曰石鼓右一峯曰石鐘夾屏兩峰曰輦輅皆以其形名觀前溪水如帶委蛇而東為石橋以渡南直觀門數百步一峯挺然拔出莽蒼中不與羣山相屬曰香爐峯橋西數百步髙厓中斷一小峯離立磵下曰捨身

崖崖西二里餘五峯差列如羣仙冠珮下天際以向齊雲曰五老峯峯西聞有沉香洞人跡罕至草木蒙翳時有蛇虎潛其中不能往也遊者始入率以白嶽為髙至桃源則白嶽已在其下至車谼則桃源又下至齊雲則車谼益下於此以見天之髙地之逈杳不知身之在何境也舊碑云宋寶慶丁亥有道士天谷子自黟北來居彌陀巖一日見異人相與語曰前山髙空可移隱於彼天谷子許之如約訪其處已有塑像在焉土人驚異往

覲以為類玄武之神因翊道院巳丑弗戒於火淳祐辛酉大雷雨裂石壞屋而神像巋然者獨存香火日盛跡其事若不經然山靈所鍾亦疑其有不依形而立者予獨慨兹山之勝淪於窮鄉下邑而不當夫周原廣陸之間以名天下爰志其槩以貽好事者且以繫他日故山之思而又慨予文之不工不足為兹山之幸也

齊山書舍記

金華王君允達世居義烏青巖山之下青巖有支山自

東陽小龍門逶迤而來曰齊山君家食時嘗登而樂之曰是亦足以居我矣因即山搆舍若干楹而藏脩其中已而業成出應有司遴擢進士第且從政四方矣而不能忘情於是山乃上書天子願得教官鄉里將畢其志而事下吏部弗果行凡與君厚善者多為齊山書舍之記慰君之思而君復不鄙予言虛卷首以請焉噫諸君子之言學則詳矣而又何待於予哉雖然竊聞之道在邇而求之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則言者多而聽者厭非

責善之道也昔者孔氏之子孫蓋得諸過庭詩禮之訓而漸漬之廹秦漢之間闕里之下乃猶事弦誦而不失其世守何哉見聞近而易為功也王君之曽大父待制忠文公當勝國時結屋讀書於縣之華川之上其後遂以文章名天下國朝龍興銜使命以諭滇南不屈人到於今稱之蓋平生之所學成就其忠如此忠文之子博士公憤其先人之死難也蓋有繼志之齋日奉其遺書以求不墜其業復以文章名一時而服啇茹素且有終

身之喪子孫相承食不重肉葢平生之所學成就其孝如此夫忠孝士節之大者雖繫諸性分之本然而居業之方致道之所亦豈得無助哉此華川繼志之所為堂而齊山之所為構焉者與君誠有故家文獻之風言溫而氣和其所養亦充矣矧國家承平百餘年禮樂明備教化興行固無事乎危身之忠憤世之孝然士君子平生誦法孔氏而欲有所成就於文章事業之間則緣忠孝以為義者尚多也傳不云乎子歸而求之有餘師然

則王君於此可不勉哉忠文博士之澤若此其近也取諸見聞若此其易也傳其心不泥其迹而又馴致乎遠且難焉則兹山兹人遂將與華川繼志之名鼎峙而為不朽也已

休寧烏龍山汪越公廟田記

唐歙州總管越國汪公有廟在歙之烏聊山始貞觀已亥著於令甲歴代因之號其廟曰忠烈屬邑之人走乞靈無虛日又各即其地為行祠其在休寧烏龍山者莫

知所從起烏龍據汉川之上琅水東出璜水南下至此
而合北流底於淛溪山形蜿蜒泝流而上峭壁斷厓皆
黑色不可正視山因以名而廟占其勝故其神益靈而
人尊奉之者不懈益虔越公逺孫居汉川者曰永莊以
祠出衆力之所成因時脩葺而闕世守之規非便乃以
成化丁酉於廟之左買地為屋三楹置守者居之又割
田若干畆贍其用諏日告於廟下以諗其族與其鄉之
人有耆而儒者曰程君士儀嘉其志具以白請記之石

以明示後俾來者謹嗣之予時方謁告南歸嘗伏拜烏
聊之祠得忠烈紀實與前代之記讀之竊病其叙隋唐
之際與越公之事舉有弗當於心者思有所紀述而未
能也則為之言曰煬之不道古未有也弑其父而烝其
御竭四海之力以事遠夷委棄其宗社而荒於禽色殺
僇諫士迷不知返故朱子綱目於大業之盜悉以起兵
書之而不曰反明人得而誅之也於煬之死書隋人弑
其君廣而不曰帝非其主也誠以天下未有無父之國

故討賊之法不得不嚴如此越公生當其時蓋有西向問罪之志而力弗逮乃以一旅之衆仗劍而興全有六州以待湯武之出其得民心如秦之吳芮非叛吏也罪人斯得唐公入關天下之大勢已合不可以逞則奉而歸諸有道使民免於戰鬬死亡之苦其知機達變如漢之竇融非降人也出處之正名節之完苟有良史如班范者必將列諸吳竇之間君子從而予之矣顧新舊史皆不立傳遂使越公之迹世莫得詳而記其廟者又不

能於此是正為公一昌言之乃獨規規於禦災捍患之常與其生榮死哀之末紓其詞婉其意有若為公諱者誠不考之過也仰惟我高皇帝值元季喪亂之際起義江淮復還舊物而即位之初大正祀典淫昏之祠一切報罷獨之所存惟越公及吾遠祖忠壯程公二廟忠壯當侯景之亂倡義舉兵肅清鄉郡湘東王繹傳檄四方則間道奉表請以兵從卒之賊平而民免於難蓋忠壯之拒景越公之貳隋同一討罪之義也忠壯之奉繹越公

之與唐同一救民之心也高皇帝考其事而並録之所
以扶天常立人極由一州而推之天下使人凛然知撥
亂反正之為功其有關於世教大矣豈私於二公者哉
二公之子孫半徽郡又蔓衍於四方此仆而彼興前屈
而後伸他姓終莫與之抗亦有非人力所能為者豈忠
勲之家神明之冑天固有以黙相之歟永莊讀書好義
宗鄰稱之此舉尤見其知本非餘子可及士儀與予皆
出忠壯公後蓋於汪有世講之好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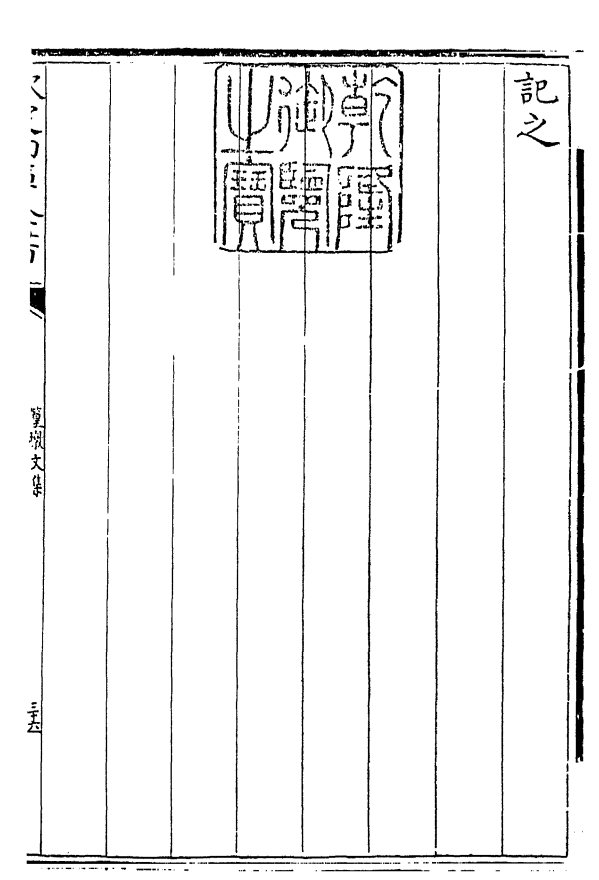
寄寄亭記

戶部主事邵君文敬理餉事於清口得隙地於公署之南偏中為高丘襍植桃栁引水環之而結亭其上將以寄寄名之予方自謁告還朝出清口文敬逆而致之亭中舉酒相屬曰吾亭適成而先生辱臨之玆亦不可不謂之遇矣先生寧能恝然無所寄意而去耶酒半請所以名之之意文敬曰清口之理餉事率歲一更視公署若傳舍然以吾之不能久於此也故以是名之亭一寄也

我一寄也予曰子獨知夫寄寄云爾有不可寄寄者孑
知之乎人生天地間如海粟如風蓬如旦暮之蜉蝣回
視夫身外之物將有不勝其寄者則雖如雍門之哀峴
山之感且不暇矣而又何暇於名亭若君子則不然方
其出也不敢以其身之如寄而付諸事於不問蓋隨其
所寄之任而以能副為賢子之治清口也日坐公署之
上簿書相仍吏卒內向固不可委而去之其必思上之
人所以寄於我者何如於是竭心思費詞說日不暇給

求所以副之退而少閒悠然登亭命筆賦詩引觴獨酌以幸忘其終日之勞焉斯時也其又知夫子之寄於亭乎亭之寄於子乎夫盡其受寄者而後享此寄寄之樂固君子所不廢也文敬曰先生之言是已而建亭之初心則偶然耳必以此寄之意而文彼寄之亭何如予不覺舉白以浮文敬曰有是哉子輩享一歲之樂者得名其亭為寄寄若我之北歸風帆在泊役夫追呼徒得從子於此徊一日之樂則雖謂之寄寄亦可也遂撫掌而

記之



篁墩文集卷十三